

川劇叢刊

第 7 輯

反 州
闖 宮
翠 記
晏 楚
議 劍
徐 香
嬰 說
劍 獻

重慶人民出版社

編輯凡例

一、編輯“川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川劇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

二、“川劇叢刊”所收集的，首先是流行較廣、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劇本，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劇本。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也準備適當編入。

三、凡傳統劇本，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去蕪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並加以整理的。

四、“川劇叢刊”所收集的劇本，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整理或修改劇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創作劇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並實驗演出後確定下來的。

五、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當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錄

反徐州.....	(1)
闖 宮.....	(25)
翠香記.....	(39)
晏嬰說楚.....	(59)
議劍獻劍.....	(79)

反 徐 州

（彈戲）

范光翔 鄭福盛整理

前 記

本劇的故事梗概是：元朝末年，徐州魯王完顏彥龍，仗勢欺民，州官徐達，深為憂慮。一次完顏彥龍拾得“串龍珠”當票一張，欲誣典當商康茂才為盜，叫總管完顏駱駝，到衙控告。徐達傳問有關人証——侯伯卿、郭光清后，知是誣告，非常生氣。接着被魯王害過的冤民花母、花妻、朱尤氏相繼上堂喊冤。徐達氣極難忍，正言相責。完顏駱駝便怒冲冲地走了。一会他帶一位新官來，逼達交印。徐達正在左右為難時，卻惹怒了花母等，眾憤之下，殺死新官，高聲叫反。徐達在羣眾反壓迫行動影響下，終於作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叛逆者。

人 物：郭光清 侯伯卿 康茂才 完顏駱駝 徐達 花母
花妻 朱尤氏 新官 差甲 差乙（即李明）差
役四人 衙役四人 校尉四人 兵丁四人

〔郭光清披枷帶鎖由二差役押上〕

郭光清：（唱“二流”）

為賑鹽過徐州與賊爭斗，
遭陷害被囚禁令人發愁，
一萬天鉄窗味真正難受，
知何日蒙釋放轉回故坵。

〔二差役押光清至下場門坐下，侯伯卿慌慌張張地走上〕

侯伯卿：（唱“二流”。）

昨日里望盟兄失掉當票，
取寶珠無憑據豈不糟糕！
為此事急忙忙衙廂尋找，

〔作搜尋狀，未發現失物，着急〕

唉！四方找都未找着心內好焦。

〔完顏駱駝領四校尉押康茂才上〕

康茂才：（唱“二流”）

康茂才平白地遭了大難，
無端的被奸王送到官前！

〔众同走繞場，伯卿尋當票未見，轉場恰与众相碰，茂才瞧見伯卿，上前將他抓着〕

康茂才：（接唱）侯伯卿你当宝珠害得我好惨！

完顏駱駝：〔聞听伯卿名字〕來呀！〔指伯卿〕把他也与我綁了！

〔众校尉持繩索將伯卿拴上〕

完顏駱駝：（接唱）

命校尉拿繩索把他來拴！

拉他到大堂上一同判案，

要割草就必須連根拔完。

〔向众〕弄起走，弄起走！

〔众校尉押茂才、伯卿下，駱駝跟在后面下〕

郭光清：〔远远地看見駱駝等舉動，不勝憤恨地大叫〕瞧見了！觀看那旁一伙王府校尉蜂拥而來，不言不語，就將我侯賢弟拉走，在这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样無法無天之事，这个抱不平，老子們今天要打！〔欲作劈枷狀〕

差 乙：〔急忙阻止〕你哥子朗們的啊？你想你販賣私鹽犯了案，被人家王府總管押送到徐州來，遇到我們老爺恩寬，可憐你是異鄉人，才从輕發落，只判了你苦役百日，再等九十九天，看看就要脫法了。你還要造啥子事呀？打不得！

郭光清：打不得，老子們就不打！〔一足踢差乙倒地，互扯式口，然后狂笑〕哈哈！

差 甲：你在这外面惹事得很，走走走！还是到里面去！

〔押光清下〕

差 乙：〔見差甲押光清下后，起身摸一下身上〕哎 呀！……这一脚踢得我好兇啊！

內 呼：李明！大人都要出堂了，你还不赶快入內候示呀？

差 乙：〔急应〕來了，來了！〔下〕

〔四衙役，四差役先上，分站兩旁，徐達隨后上〕

徐 達：〔唱“一字”〕

嘆下官在寒窗曾把書唸，
朝於斯夕於斯鉄硯磨穿。
大比年元順帝開科取選，
有下官辞老娘去赴貢院，
三篇文被試官送上金殿，
元順帝龍心喜御筆封官，
發放我到徐州來把民管，（轉“夺子”）
到任所便把这佈告高懸，
有盜賊和匪徒远方逃竄，
众百姓守本分閭里相安。
恨只恨魯王府奸王兇險，
仗勢力欺善良万惡滔天！
我本得寫奏摺去把君見，
• 京城地賊党多难叩龍顏，
为此事每日里心中划算，
想不出好良方正國除奸。

今天是理事期升堂判案。

〔升堂入座〕

〔完顏駱駝帶校尉甲、乙同上〕

完顏駱駝：〔接唱〕有駱駝押人犯來至堂前。〔呼差乙〕李明，站過來！

差 乙：〔懶洋洋地走到駱駝近前問〕

哎！大總管哪，到我們徐州大堂有啖子事呀？

完顏駱駝：無事就不登三宝殿！你快去給你們老爺說，本總管來了，叫他前來迎接！

差 乙：〔應〕是。

〔駱駝手摸着佩劍之柄，作耀武揚威狀〕

差 乙：〔看了駱駝一眼〕哎，大總管，你都是為官人，誰不知道，文官的大堂，武官的校場，執法所在地，不能隨便謠報，總管有事，自己去會我們大人好了，又何必使我們下人為難呢？

完顏駱駝：〔盯差乙一眼〕哼！奴才會說兩句話咧！你不去與我通稟，那我就自己進去了！〔欲直闖入內〕

差 乙：〔阻止〕莫忙，莫忙！還是我進去通稟吧！〔進內跪稟〕稟大人！

徐 達：何事？

差 乙：總管到！

徐 達：何處總管到了？

差 乙：魯王府的總管完顏駱駝到了。

徐 達：〔沉吟〕哦，是他來了？〔向衙役〕散堂！

〔众衙役分兩边下〕

徐 達：〔向差甲、乙〕隨爺出外迎接！

〔徐達出外迎駱駝入內，分賓主坐下，校尉甲、乙站在駱駝身后〕

徐 達：總管不在王府侍奉王爺，來在我執法公堂何事？

完顏駱駝：〔傲慢地指徐達〕徐達，你管的好百姓！

徐 達：〔驚〕什么事呀？

完顏駱駝：什么事？王府被盜，賊人將宝物偷走！現在已經人贓俱獲，王爺命我交來，教你勘審！

徐 達：賊人現在何处？

完顏駱駝：現在你的衙外，我派校尉看守着。

徐 達：〔向差乙〕李明！

差 乙：有！

徐 達：打鼓站堂！

〔差乙作擊鼓狀，众衙役由兩边分上侍立〕

徐 達：〔向駱駝拱手〕如此總管就請啊！

完顏駱駝：請來幹啥？

徐 達：請升堂勘審賊人。

完顏駱駝：这个不該我的事，你自个升堂勘審好了。

徐 達：如此就恕我不恭了。〔昂然升堂入座，向差乙〕帶賊人！

差 乙：〔出外口傳〕帶賊人！

〔校尉丙押康茂才上，跪在堂口，然后走至駱駝背后侍立〕

康茂才：商民康茂才叩見青天大人！

徐 達：怎不仰面？

康茂才：有罪不敢。

徐 達：恕你無罪，抬起頭來。〔茂才抬頭，徐達注視后，問駱駝〕總管！盜寶之賊，就是他么？

完顏駱駝：〔用手指茂才〕是他，是他！硬是他呀！（唱“二流”）
他本是王府中盜寶人犯——

康茂才：（接唱）

康茂才跪公堂不敢多言——

徐 達：（接唱）

轉面來把賊人審問一遍。

你為何作盜賊藐法欺官？

把你的真實言詳細來談，

有差錯依法辦決不姑寬。

康茂才：（接唱）

徐大人請息怒民有話辯，

容許我把冤情申訴一番：

在徐州曾開設典當商店，

操賤業來謀生已有多年。

昨日里小伙計開門兩扇，

許多的典當人走進里边，

侯伯卿前來當寶珠一串，

曾言明本人當本人贖還。

今日里總管來伯卿未見，

不交珠竟因此惹下禍端。
恨魯王想奪寶起心陰險，
捏造些假事實把我牽連，
遭拷打逼交珠好不傷慘，
受刑后押到此面見青天。
帶來了侯伯卿當堂對案，
審清了、問明了，死無怨言。

徐達：〔听茂才談后思索一下復問〕听你之言，此珠既然是侯伯卿所當，那盜珠之人必然是侯伯卿無疑了？

完顏駱駝：〔从旁點頭〕着着着！不錯，想我押解康茂才到大堂之時，正遇着侯伯卿在衙外張望，他二人眉來眼去，不知在搞啥名堂，被我在一旁看見了，便吩咐校尉將他拿下。〔向徐達〕徐達！我替你省了多少事啊。

徐達：〔笑〕有勞總管。

完顏駱駝：〔得意地〕好說，好說！

徐達：〔向差乙〕將賊人帶上來！

差乙：〔出外口傳〕帶賊人！

〔校尉丁押侯伯卿上，跪在堂口，丁走至駱駝背后侍立〕

侯伯卿：晚生侯伯卿叩見大人！

徐達：賊人胆大！

侯伯卿：〔驚〕呀！晚生剛剛來至堂口，怎么大人就呼我为賊人呢？

徐達：非是本州官呼你为賊人，皆因適才康茂才供招串龍

珠是你所当，王府失掉此珠，必然是你所盗，你还有什么辩的呢？

侯伯卿：〔着急〕哎呀大人！想此珠乃是我先祖遗留之物，怎么会说是王府失掉的呢？

徐 達：既是你先祖遗留之物，何不将此珠来歷說与本州官听听哪？

侯伯卿：〔向徐達〕大人容禀呀！

（唱“二流”）

我先祖在宋時曾为顯宦，
秉丹心与神宗扶保江山；
皆因是人衰老辞官回轉，
君爱臣賜宝珠抱歸故園。
父傳子子傳孫歸我掌管，
救朋友才將珠抵押銀錢。

徐 達：（接唱）

既如此呈当票本州观看！

侯伯卿：（接唱）

昨日里看盟兄失掉在衙前。

徐 達：（接唱）

無当票这真假如何分辨？

侯伯卿：〔想〕（接唱）

徐大人你切莫因此为难。
郭光清与晚生情長义远，
他便知此宝珠來歷根源；

命班頭帶他來當堂對案，

便可知晚生話並不虛談。

徐 達：（接唱）

你說的是不是販鹽闖禍的大漢？

侯伯卿：（接唱）

正是他遭陷害被囚在禁監。

徐 達：（接唱）

想此人很耿直話不亂談，

傳他來問一問你可是實言。

〔向差乙〕帶郭光清！

差 乙：〔出外口傳〕帶郭光清！

〔光清披枷帶鎖昂然走上〕

郭光清：（唸對子）朝夕難去心頭恨，

大人相傳為何情？（進跪見）郭光清叩見青天大人！

徐 達：郭光清！

郭光清：在！

徐 達：你知不知道有一貴重之物串龍珠，系誰家傳家之寶？

郭光清：此物乃是本城武舉侯伯卿傳家之寶。

徐 達：你如何知道是侯伯卿傳家之寶？

郭光清：想我與侯伯卿自幼結交，時相往還，曾在他家得見此寶。

徐 達：可是你的實言？

郭光清：正是實言。

徐 達：下跪堂口候示！

〔光清退至大堂左角跪下〕

徐 達：〔向伯卿〕據郭光清供稱，果然是你家傳家之寶，不過你的當票又失掉了，無憑無據，你叫我又如何判法呢？

〔差役乙躲躲藏藏、站立不安〕

侯伯卿：〔一眼看見差乙情形，知失落當票之事，必定與他有關，轉向徐達〕哎呀大人！想那日生員探望盟兄，遺失當票在衙廂路旁，彼時並無別人在那里，只有〔指差乙〕李明曾向我索取銀錢未去，我想這張當票，恐怕是被他檢着拿去變賣也未可知！

徐 達：〔亦猜到几分，向差乙作微怒狀〕胆大李明！汝在衙前拾得侯伯卿當票，為何不退还別人？如今藏在何处？还不與爺呈來！

差 乙：〔急忙跪下〕哎呀老爺，老爺！有這個事，——但是這張當票，已經不在小人手中……

徐 達：不在你的手中，又藏到哪里去了？

差 乙：〔畏縮地〕唔唔唔！小人檢到當票后，便拿到長街去變賣，哪曉得打从魯王府門外面經過，〔指駱駝〕被王府總管瞧見，恨倒敲詐去了。

徐 達：〔理會〕哦，我明白了！〔向駱駝〕總管！你可曾聽見適才李明之言？

完顏駱駝：哪個敲詐過他唻子當票啊！

徐 達：既未敲詐他的當票，為何王府從前失掉寶珠，並未通知本州官捕盜拿賊？今日又怎幺知道此寶珠抵押在典當商人康茂才的家中呢？

完顏駱駝：這個……〔無話可回〕

康茂才：哎呀大人！想王府總管今日持着當票，抱定紋銀百兩，前來典當舖內要取寶珠，彼時商民言說，此寶珠抵押之時，當寶珠之人，曾經言得明白，認人不認票，本人來當，本人來取。誰知王府總管，不容分訴，連寶珠帶人一併押回王府，非刑拷打，栽誣商民窩藏贓物，如今真相大白，此寶珠確系侯伯卿傳家之寶。大人哪！你要與民伸冤啊！

徐 達：〔正色向駱駝〕總管！此案已明，望回王府將此寶珠取來，原物歸還原主，了却此案。如若不退呀，那本州官就要親身到王府討此寶珠！

完顏駱駝：〔着急〕哎，徐達！你是哪幺樣子在斷案啊？

〔花母手拉花妻匆匆地上〕

花 母：（唱“三板”）完顏彥龍索馬糧未遂他心願，

花 妻：（唱）斬斷了我的手痛徹心肝！

花 母：（唱）來至在大堂口一聲叫喊，

花 妻：（唱）叫一聲大老爺與民伸冤！

花 母：伸冤哪！……
花 妻：

差 乙：〔出視〕吼噪子？攤子擺起，還怕你們來照顧么！

〔進內〕稟老爺，外面有一老一少兩個婦人前來喊